

專欄：藝文讀書會

大唐玄奘：十七年五萬里的終極追尋

張晏菁（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）

佛教傳播除了運用口傳、文字、戲劇等方式，在現代則須仰賴影像的藝術；影像帶來直接的衝擊與震撼，即時映現場景、畫面、色彩、聲光，而且快速。雖然一味求快容易表現粗糙，少了細緻的美感，可在講求時間管理的現代社會，若是善用影像的感染力及效應，勢必能為佛教傳播帶來更多裨益。

2016年上映的電影《大唐玄奘》，導演霍建起邀請當紅小生黃曉明飾演玄奘大師，聘請王家衛導演擔任美術顧問，以《大唐西域記》作為故事底本，將宗教題材淡化，重新改編，內容沒有玄異，唯有如實呈現。影片以傳主玄奘的口述旁白，作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，運用紀實傳記的拍攝手法，將場景分為東土、西域、印度三大板塊；以玄奘西行求法十七年，長達五萬里的追尋，途中歷經磨難及人事境遇後的心境轉折，至那爛陀寺精勤學法，將經典帶回中土，開闢譯場譯經的精采一生，做了濃縮的還原，展現一個聖者對於正法的希求與實踐，及對佛法傳播的重要貢獻。

一、堅定西行求法

玄奘大師（600-664）俗姓陳，名禪，世稱唐三藏，意謂精於

經、律、論三藏，熟知所有佛教聖典，為傑出的譯經家，法相宗創始人。幼年隨其兄長捷到洛陽淨土寺出家，就慧景聽《涅槃經》，從嚴法師受《大乘論》，後復從道深受《成實論》，就道岳學《俱舍論》，聽法常、僧辯講《攝大乘論》。經歷廣博學習，慨嘆眾師所論不一，「誓遊西方以問所惑，并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」，亦即在貞觀年間冒死出境，目的是將《瑜伽師地論》帶回東土，以問惑辨疑，作為大乘唯識正理的準繩。¹



玄奘大師和大雁塔

大師從長安出發後的西行路線，如何在電影呈現是一個考驗，必須吸引觀眾注意力，且不能平鋪直敘。編劇在此發揮巧思——當玄奘大師拉著一匹老馬穿越莫賀延磧大沙漠，途中烈日曝曬，風沙如雨，每前進一步都舉步維艱。小口斟酌喝著每一滴水，還不忘給馬兒喝水的大師，被馬兒突如其來的嘶叫嚇著，馬蹄不小心將僅剩一些水的水壺飛踢出去，大師奮力在風沙中奔行仍搶救不及，眼見地上一灘水，趕緊拾起水壺用手指探測壺內，發現其中已無任何一滴水，身心苦逼絕望的玄奘跪地痛哭失聲，未久因脫水產生幻影，昏迷之前，其一生的畫面像跑

1. 參考釋慈怡主編：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2024。

馬燈一樣閃過腦海，透過口白緩緩念誦出來，隨後因體力不支而倒地。即使身為佛教徒，熟讀過玄奘大師生平，知其西行之路凶險磨難至極，當這些困境由實景人物透過影像直接衝擊視覺，彷彿親自跟著大師走過九死一生，必定對其堅定求法的意志更加敬佩。

劇情在主角遭遇困境之後必有轉折，相信觀眾面對玄奘的苦難，心有不捨之餘一定很期待劇情出現神異，以拯救垂危將死的大師。果不其然，大師的誠心換來了天降甘霖，本以為會在此處定格和換景，沒想到雨下不到五秒；雖然短暫，對一個獨自走在大漠之中的乾旱者，已是救命的甘露水。後來大師仍不敵大量缺水而中暑昏迷，再次期待的神異沒有出現，畫面呈現大師悠悠醒來，眼見馬兒側躺倒地，本以為是馬脫水昏厥，便匍匐前進到馬背旁探試，結果馬將大師馱起，奔跑許久到一處名為「野馬泉」的泉水地，大師又驚又喜，不禁舉起雙手向外伸展，大字朝天以仰式落水，像是對上蒼表達致敬的儀式。

本片以紀實為主，將焦點著重在人物對境遇的感受，而非在事件上著墨，故常將鏡頭拉近，放大主角的臉部表情特寫。電影裡的「臉」通常深具含義，感染力充滿，片中時常定格在大師臉上，那絕望的神情，因磨難而生的苦受形於色，觀看後一直縈繞在末學心裡，每回想一次，便對大師堅定西行求法的意志與人格，再次升起敬意。

二、西域地景 / 人物再現

據記載，玄奘大師「西行，孤身涉險，歷盡艱難，經秦涼高昌等地，抵天竺北境，即越過今之新疆省北路，經西土耳其斯坦、阿

富汗而進入印度境內，沿途瞻禮聖蹟，迤邐南行，至摩揭陀國。」²劇組如何取景，演員如何演出，也是一大考驗。本片遠赴天山、鄯善、昌吉、騰挪、烏蘇古爾圖、阿勒泰、阿克蘇、喀什等地取景，適應雪山、沙漠的險境，克服惡劣條件下的生理極限，就是為了還原一千多年前那條漫漫取經路。

觀看過程不由得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表示讚歎，大漠不見孤煙直，只見層次分明的風沙一望無際，除此唯有一馬一僧踽踽前行，映現孤寂的意象與美感。另有一幕也令人震撼，那時玄奘已過高昌國，有一群徒眾跟隨，途經雪山，白雪皚皚襯出青山的蒼翠，倏地，落雪如土石流般的流淌下來，躲避不及的僧人和馬旋即被覆沒，驚險萬分，此亦隱喻西行路上未知的凶險。

玄奘大師在途中遇到的人也是片中的亮點，不過除了東土之外，西域和印度人都使用中文配音，口音刻意咬字不清，頗令人費解與不習慣，所幸劇情連貫流暢，口音就當暇不掩瑜。片中人物最令末學深思之一為石磬陀，他皈依於玄奘大師座下，然因無法處理過去的創傷被心魔驅動，一日夜裡，竟拿出匕首想殺死大師。玄奘聽到聲響卻不動聲色，安然端坐，翌日問及石磬陀為何前夜不下手？石磬陀下跪認錯，坦誠無法克服對未知的恐懼而堅決求去。

其二是高昌王麴文泰的表現，篤信佛法的高昌王歡喜迎接玄奘入宮，以衣食恭敬供養，並設席請大師講經。數月後，大師身體調養得宜，表示想繼續西行，高昌王對大師已心生占有，竟出口威嚇，一是留下，二是遣回大唐。玄奘聽完只說若未能如願西行，則請大王將屍骨留在高昌，語畢即絕食以明志。玄奘的決心最終打動麴文泰，他懺悔跪求大師原諒，並護送大師西行。

2. 釋慈怡主編：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2024。

此段頗令人動容，亦引發末學的思考：一個號稱篤信佛法的人，到底是學佛還是學我？只要稍加違逆自己的心意，哪怕對方是高僧大德，馬上起瞋恨心，給予種種阻礙，早已將皈依三寶、依師的神聖性拋諸腦後，即便後來有所懺悔，犯下的謗法罪仍是無可消除。

三、聖者的成就

玄奘大師經過四年多的艱苦跋涉，終於來到那爛陀寺（Nālandā），它是古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，梵語義譯為「施無厭」，又作「那爛陀」。這座寺院位在摩羯陀國北方，今日的拉查基爾，舊譯王舍城，北方約十一公里的地方。建寺由來眾說紛紜，《大唐西域記》記載笈多王朝的帝日王為了曷羅社盤社比丘所建，後經歷代國王屢加擴建，最後形成外觀宏偉、內學精湛的一座大寺院。³ 當時爛陀寺的藏書有九百萬卷，歷代學者大德輩出，諸如龍樹菩薩、聖天菩薩、戒賢論師、獅子賢論師、月稱論師，玄奘大師和義淨大師等，也都來到那爛陀寺學習、翻譯。

玄奘大師到了印度，跟隨戒賢大師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又學《顯揚》、《俱舍》、《因明》等論，鑽研諸部，長達五年，後遍訪群賢，遊歷五天竺，凡十二年，再返回那爛陀寺。時戒日王舉辦曲女城辯經大會，由十八位國王，三千大小乘的學者，以及二千外道參加，規模宏大。戒賢任命玄奘為論主，大師提出他的觀點、論釋、著作裡「若其中有一字無理，能難破者，願斬首謝罪。」一連十八天，無一人敢出來辯論，玄奘贏得勝利，被大乘尊為「大乘天」，被小乘尊為「解脫天」。

3. 參閱唐玄奘譯、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923中。

本片畢竟是商業電影，片中並無呈現無遮大會的辯經過程，僅略示佛法教義，偏重於印度的歌樂舞表演，以及玄奘贏得勝利後，在滿布花雨中騎乘大象遊街，畫面繽紛美感盡現。獲得殊榮的玄奘大師，並未忘懷初衷及西行取經的目的，遂毅然決然告別，啟程返回大唐。歷經這一番磨難，太宗已有所聞並深受感動，故派大批軍馬前來護送玄奘返回長安。

大師回到長安開設譯場的過程，對佛法的貢獻極巨，然而片中並無太多著墨，變換幾個場景搭配字幕，便到了尾聲。事實上玄奘大師返抵長安後，將所帶回的 657 部梵典，及諸多舍利與佛像寶物送往弘福寺，後奉詔往洛陽謁見唐太宗。皇上乃命房玄齡協助大師譯經所需資具與人力，經嚴格篩選組成陣容強大的譯經團隊，大師隨即在長安弘福寺組織譯場，開始譯經，亦於大慈恩寺，北闕弘法院、西明寺、玉華宮（後改玉華寺）等處譯經。在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翻譯完成後，於麟德元年（664）示寂。⁴

玄奘大師的聖者事誼典範，令行者起效尤，令常人起崇敬，這樣高潔的人格，融合身心的磨礪，對三寶盡信的考驗，遍學諸法門後的利他實踐，即便是外道觀眾，相信都會因此而動容，進而對玄奘、佛法產生好奇；倘若只是閱讀《大唐西域記》，玄奘大師的傳記、生平，都能種下與佛法的因緣。因此，個人極其盼望未來有更多單位、團隊能籌組開拍佛教高僧大德的電影，融合當代的影像流行元素，使佛法傳播透過電影媒介傳達真諦，讓人想來佛教一探究竟。

4. 參考釋慈怡主編：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2024。